



父母的念想

夏雪莲(任城)

多年来,我们家一直是《济宁晚报》的忠实读者。而订阅这份报纸,更是父亲母亲每年不变的念想。

父亲读报极其认真。每天的报纸送到家后,他先仔仔细细地把茶几擦干净,将报纸铺展开,然后戴上老花镜,左手持放大镜,右手慢慢翻动。他读报从不只是浏览,而是逐字逐句地品读。遇到有意思的内容,便会喊母亲一同来看;读到精彩之处,还会小心翼翼地剪下来,做成厚厚的剪报本。如今,那摞沉甸甸的剪报还在,每一页都是父亲的心血,也藏着他对这份报纸始终如一的深情。

父亲离世后,母亲依然续订《济宁晚报》。每当有孩子来家时,退休多年的母亲便会指着报上的字句问:“这个字怎么念?”“你来读读这段话。”一份报纸,又成了她检查孩子功课的“活教材”。后来母亲四世同堂,当了太奶奶,与重孙之间的天伦之乐,依然离不开一起认读报纸。有一天,几乎不出门的母亲忽然告诉我:“咱们后面那排房子,要拆迁了。”我很惊讶:“您怎么知道的?”她一边择菜一边答:“《济宁晚报》上登的。”

读完的报纸,很多人会当废品卖掉。在我家,旧报纸却是“抢手货”——大哥、二哥练习书法,它便是最好用的草纸。每当他们铺开报纸挥毫,油墨香与墨汁香交融在一起,满屋都是那股说不清却让人心安的“书香”。

《济宁晚报》里那份淡淡的墨香,仿佛还带着父亲指尖的温度,映着母亲眼角的笑意。它凝成了一种家的味道,在每一页泛黄的纸张间静静流淌,从未散去。

别样年味别样浓

张凯旋(嘉祥)

没有什么比过年更让人津津乐道的事儿了。人们对新年的渴盼与不舍,从腊月初八持续到二月初二。一到腊八,人们嘴边就挂着“过了腊八就是年”;年走远了,过年没来得及见面的朋友相遇,还会再寒暄一句:“不过二月二,就还是年。”

晚报人最懂年味儿,年终岁尾的晚报,随手一翻,“福”“年”“春”就映入眼帘;封面的巨幅“年照”诸如大红灯笼、太白湖灯会、村民的“全家福”等,映红了人们的脸庞;“相约济宁过大年”的报道里氤氲着炸年货的香味。

马年春节特别报道,更是新春到来的一场视觉盛宴。头版和末版的通版设计,宛如一扇喜气盈盈的大门,在对称中富有变化。右侧遒劲有力的“策马奔腾”与左侧各体兼备的五“福”临门相呼应。“一马平川”的篆刻印章,是人们对新年生活的美好憧憬,更是传统文化在年味儿里的体现。卷首语《济宁人对年的郑重》在新春旧年的对比中扬眉吐气,自豪的情感流露在字里行间。剩余六版,版面上一方出自汉代铜镜铭文“寿如金石佳且好兮”的阳刻吉语印章与“策马奔腾”上下竖排,再配上祥云、红丝带和骏马,显得格外醒目。

晚报《孔孟少年》推出的“马年说马·寻宝记”,在“寻马”之旅中探寻“马迹”,从尚寨竹马的灵动舞步到双辕陶马车的古朴,从战国黄玉马摆件的精致雕琢到马上封侯玉雕的美好寓意,在一件件“马”元素的物件中,挖掘出儒家文化“做人讲品德、行事守规矩、待人怀善心”的精髓。

晚报相伴,让年夜饭的餐桌上又多了一份别样的年味儿。

我心中的“城市名片”

程海港(微山)

每天傍晚从单位出来,路过街口的报箱,我都会顺手抽出当天的报纸,这已经成了一种仪式。

《儒风副刊》周一出版。我尤其爱读散文版。有一期刊登了一篇描写老运河的文章:“运河的水不响,船也不响,响的是船底的桨。”那天我刚下班,在阳台上读到这一句,忽然想起小时候,姥爷摇着小船带我去微山湖摘莲蓬,桨也是这么响的。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直到天黑。后来我把那期报纸剪下来,夹进了一本旧书里。

父亲爱看每周三的《老年周刊》。起初他嫌我乱花钱,说手机上啥都能看。可后来我发现,每期“健康讲堂”他都用红笔圈了重点,还拿给老伙计们传阅。有一次我回家,正碰上他在电话里给邻居讲“高血压少吃咸菜”,电话挂断,他扬起手里的晚报,有些得意:“报上说的。”

《孔孟少年》我没读过,但知道它。同事老刘的儿子今年上初二,作文曾经刊登在这个版面。老刘把那张报纸塑封后,放在儿子书桌上,逢人就显摆。那孩子我见过,原本不大爱说话,自从作文登报后,性格变得开朗了。老刘说,这都是晚报给的信心。

前不久路过太白楼,看见晚报的摄影记者蹲在地上拍夕阳。镜头里的运河金光灿灿,他拍了十几张,都不满意。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忽然明白晚报这些年做的是什么事:不过是日复一日,替这座城留住那些转瞬即逝的光。它照进我家,也照进别人家。

这大约就是城市名片的真正意义:不是印在纸上,而是印在人们心里。

在阅读中照见自己

高春云(任城)

1月23日,“悦享银龄读书会”第19期活动在亚龙书城如期举办。本期的主讲嘉宾满在莉老师,带领我们走进了杨绛先生的作品《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

同一部作品,每个人的解读可能不同。阅历、学识与阅读习惯,都塑造着我们对文字的理解。而作为一位女性读者,在现场聆听一位女性领读人解读一位女性作家的作品,这种“女性视角”的叠加,或许正是打开作品另一重天地的钥匙。

从女性的视角解读杨绛,我常常思考,一个女性最好的状态该是怎样的?我想,那或许是拥有如男性般刚毅的臂膀,时刻准备张开羽翼,护佑所爱之人——正如在《阿菊闯祸》中,她临危不惧,机智地化解了一场火灾;或许是女性最本真的柔情与韧性——在《我们仨》朴素深情的文字里,我们看到在钱先生与阿媛面前,她又是那样一位无所不能的贤妻良母。

行至人生边上,无论经历多少跌宕曲折,最终依然能葆有赤子般的纯净。与这个世界和解的方式,最终指向一种通透的接纳:以爱为甲,内心坚定而丰盈,爱自己,爱家人,深爱这世间一切的美好。

感谢“悦享银龄读书会”营造的这一方思想角落,也感谢《济宁晚报》始终如一地搭建这座连接读者与文化的桥梁。正是这些扎实而温暖的努力,让如杨绛先生般的智慧得以被更多人看见,也让每一个平凡的我们,在阅读中照见自己,在分享中汲取力量,温柔而坚定地走向各自人生的深处。

圆梦之地

——致《济宁晚报·儒风副刊》

中都学士(汶上)

当周日的晨光来到窗沿
也会带着丝丝油墨的香
我沉醉于“大运河”的诗行
那些流淌千年的句子
从济宁的每一条街巷出发
穿过一座又一座老石桥
准时走进我的胸膛

我也沉迷于“太白湖”的文章
如水一般优美的文字里
总能打捞起美好的往事和回忆
也能看见,自己在多年前的模样
或许因为,那一个个平凡的故事里
藏了太多小确幸
还有足以温暖自己的能量

就这样,沉醉着,沉迷着
我看着温暖的古诗,也渐渐寻到了
自己那些关于文学的梦想

我,又打开了那盏沉睡太久的灯
学着用文字摆渡心底的思绪
写自己,写过往,也写美丽的故乡
直到自己的名字在阳光下变成铅字
终于发现,原来
这一张张单薄的报纸
可以让远去的梦,变得越来越近
直抵心房

五绝·我和《济宁晚报》

鲁亚光(微山)

时光比蜜甜,悦读天天见。
晚报卷珠帘,相看两不厌。

纸墨之恋

——致《济宁晚报》

云河(嘉祥)

不知从何时
隔着屏幕阅读
哪怕是火热滚烫的字眼
抑或鲜艳激情的色彩
都像披上了冷清的霜

我怀恋着一杯清茶的窗
我怀恋着一种纸墨的香
直到与《济宁晚报》的邂逅
像玛德莱娜触碰到了舌尖
惊喜、温暖,真实的品尝
便觉人间还有烟火的守望

纸与墨的相恋
擎起文明的旗帜
人与纸墨的情缘
是刻入骨子里的执念